

松嫩平原的草

□ 文 / 修成国

作者简介 修成国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，著有《麦黄杏红》《乡情赋》《三峡放歌》，等等。

你若是到松嫩平原，一定在夏天。

一踏进松嫩平原的大草甸子，就掉进了郁郁葱葱的海洋，立刻被那浩浩荡荡的绿淹没了。你的周围，车辆变成了船只，牛羊变成了鱼虾，那一座座村庄，也变成了绿浪簇拥的岛。

松嫩平原的草，不是庭院草坪上、山间石缝中、树带林荫下那纤小细弱或用以点缀生活的。这里是草的世界，它们的气势是宏伟的，它们的家族是博大的。然而，它们又像平原上的庄稼人一样，各有各的装束，各有各的性格。叶子厚厚硬硬的是菅草，它长在碱土地上，贫瘠的土质造就了它坚强的性格，每一片叶子都像一柄绿剑，傲然直指天空，没有旁枝斜逸，没有萎靡软弱，几十天不下雨仍然生机勃勃。这性子和村子里的那犟眼子二愣哥差不多，人们就叫它“二愣子草”。这草牛马特别喜欢，吃一口实实惠惠，抗饿长膘。

高高挺挺的是狼尾巴草，它秆长穗大，像芦苇，小孩子们一跑到草甸子上，就在这草丛中藏猫猫儿，常常惊起正在做梦的野兔和孵蛋的鹌鹑。它开花时像一片芦花，花一落又纷纷扬扬的，像飘鹅毛雪。泼辣大方心灵手巧的芦花嫂，特别喜欢用这种草织草帘打草垫，有时候还用它给小孩子们编些蝈蝈笼子。于是，它又被称做“芦花草”。

叶子宽宽的柔柔的是麻披草。它随风起伏摇动，像没了筋骨似的，却又极有韧劲不倒伏。那精神头

像村里一杠子打不出一句话的刘二蔫子，于是“蔫子草”成了它的别名。还有那靛子筋草，一根根像尼龙线，根梢一样粗，一丛丛脆脆的嫩嫩的，长成后结实柔软，人们常常把它割来扎苕帚，几十把上百把地扎，它便登堂入室，成为人们床上用品了；还有使人难辨真假的麦穗草，叶绿花也绿的芨芨草，叶子像小蒲扇似的鸭子草……你问草甸子上有多少种草吗？放牛的圉子哥会告诉你，平原上有多少庄稼人。甸子上就有多少种草。多少年来，没谁给它们施肥灌溉，也没谁为它们松土除虫，它们始终这么默默地顽强地生长着，奉献着。

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你来吧。接天的绿云中，有着山茄子花的淡紫、马蔺花的翠蓝、蒲公英的金黄，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字花的梨白、桃粉、杏红……花园般的草甸子，引得莺歌燕舞，蝶恋蜂喧。这时的草甸子，有着绰约而端庄的少女般的风姿。置身其中，你会失去老年的庄重、中年的矜持或少年的羞怯，你会忘情地奔跑，纵情地歌唱，尽情地玩耍，掬几把嫩草，采几束野花……累了，你可以躺在那绵绵的草地上放松；闷了，百灵鸟会飞过来为你歌唱；热了，云飞影移，为你搭起高高的凉棚。此刻，你会有公主般的骄傲、王子般的快活。

草甸子起风了，多彩多姿的草浪可以使人一饱眼福。草也有浪吗？是的，和草浪相比，海浪似乎显得单调了，枯燥了。远看，那是一片绿浪，并无

林涛的呼啸，也无海浪的咆哮，隐隐传来的是唰——唰——的汹涌而低沉的声音，有如母亲温柔而深沉的嘱咐和叮咛。近瞧，这绿浪又神奇般地变了，芦花草涌起一片洁白，蒿子草翻腾着鹅黄，杂花簇生的地方，则漂动着一片片五彩斑斓。

雨天的草甸子，则像一台刹了锣鼓的戏，百灵不唱了，蝴蝶不飞了。雨点击打草叶的沙沙沙沙的响声，由近及远地传开去，像无数只稚嫩的小手在拍响。放眼望去，此时的草甸子已变成一座翠灿的迷宫，在一层层雨帘的掩映下，神秘莫测，迷朦诱人。

夏天，也是草甸子最富有的季节。黄花菜在绿色的草丛中眨着金色的眼睛，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；山韭菜叶宽肉厚，那辣味比家栽的还足呢；还有薅到手就可以吃的酸木姜，甜酸甜酸，爽口开胃；通红通红的老鸩眼，大小跟豌豆差不多，在绿草中格外耀眼，如珍珠，似玛瑙，摘一颗放在嘴里，你还想吃一捧；走着走着，你的眼前还会闪出一片片黝黑，一片片银白。黝黑的是草甸子的特产——地皮耳，巴掌大的一张张贴在地皮上，像黑木耳，可以鲜吃，也可以晒成干品。银白的是蘑菇，大如碗口，

小似孩拳，一片蘑菇准能拣上几大筐。当你坐在农家的热炕头上，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喝着鲜溜溜的鸡蛋地皮耳汤，吃着香喷喷的肉炒鲜蘑时，你会深深地感到大草甸子母亲般的温暖 and 无私、父亲般的富有和慷慨。

草甸子还是一个天然的大药房，艾蒿、防风、甘草、车前子、野菊花……到处都是，能有几百种。庄稼人有个头昏脑热跌打损伤，随便薅几把挖几颗，或生嚼或熬汤，准会药到病除。

朋友，你动心了吗？那么请你到松嫩平原上来吧，一定要在夏天！大草甸子上的草和平原上的人们一样，在大地母亲的哺育下，根越扎越深，叶越长越茂，绿也越来越浓，大旱旱不死它，野火烧不尽它，牛羊啃不败它。她是古老神奇的而又是年轻蓬勃的，她是多灾多难的而又是顽强不屈的，她是美丽富有的而又是慷慨无私的。每年夏天，她都在那绿色的宫殿中，铺好绿色的厚毯，高举绿色的旗帜，唱着绿色的歌儿，热情地欢迎着您。❏

（作者单位 /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）
